

战火、国会、难民和暴乱

从海湾到“9·11”

在过去的400期中,《世界博览》将这些记忆中的或是即时发生的事情忠实地转达给读者,打开了一扇博览世界的窗口。现在,世界仍在变化,我们的关注也仍在继续。

整理 | 王众 岑伯宁

自 1984年创刊起《世界博览》每期都会刊登亲历外交领域的专稿,有的来自本刊的记者和特约记者的涉外专访,还有一些来自我国驻外大使的经历和观察。《博览》外交篇章关注的重点也随着国际风云变换的趋势而调整,本文将有侧重地为您浓缩回顾这些珍贵记录和前线见闻。

中东战火

1991年元旦,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海湾局势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也炮火连天,反政府军联合大会党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军正在激战。

中国大使馆本部位于市中心,距离总统府和广播电台不到1000米;经参处位于城北,距离国防部和电视台不足500米。1991年元旦,索马里反政府军和政府军公然在中国大使馆经参处的院子里展开枪战。战争使摩加迪沙处于无政府状态,混战之后就是抢劫。散兵游勇、武装匪徒四处活动,各国使团和援外机构首当其冲。

中国政府表示为撤离我驻索马里人员,不惜一切代价。直至1月6日,除了驻索马里使馆留守组的7名同志继续驻守在使馆,其他人员全部离馆。

这一段插曲刊登在1991年第9、10期的《世界博览》杂志中。我国使馆元旦经历的索马里动荡,揭开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序幕。索马里成功撤侨后的第10天,1月18日,一枚爱国者导弹点燃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火。中东,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火药桶”,从这一年起揭开了长达10年的战火与和平的对抗,成为接下来10年中世界政治军事局势的中心。

“在加沙待的时间越长,对枪炮声的免疫力就越强,有人甚至到了‘百毒不侵’的麻木状态。经过半年多的‘修炼’,我也基本上达到‘充耳不闻,若无其事’的境界,就算爆炸声近在咫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头都懒得抬一下。有时睡到深夜被‘突突突’、

‘啪啪啪’的交火声吵醒,也顶多翻个身继续酣然睡去。”(2002年第6期《加沙历险》)

这篇文章的特约作者字汉,曾于1992年至1996年在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工作,2001年又因一纸调令来到巴勒斯坦。他两度亲临巴以冲突的前线,耳闻目睹了两国武力冲突的升级,和战乱下两国人民、尤其是加沙人民的民不聊生。每天密集的轰炸,亲友因轰炸而离世,交界处持续的两方军民对峙,失业,边检日益严苛,无不让作者在险象环生中感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人间宗教圣地。

《世界博览》对巴以冲突的关注可以追溯至1994年,著名战地记者、《世界博览》特约作者唐师曾向读者们介绍了他所知道的阿拉法特:“阿拉法特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于十几年来签署的每一份文件记忆犹新。两年前,在开罗外交部与埃及外长穆萨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向我背诵十多年前联合国242号决议内容原文。”

他多次躲过暗杀的传奇故事被多位记者津津乐道,唐师曾和时延春都在近二十年的多篇回忆和纪念阿拉法特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他们到达巴勒斯坦的时间都在1992年和1994年之间,当时正值巴以和谈进程顺利;字汉再次到任的时候,已经是巴以和平的尾声,新的冲突正在酝酿,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如果说‘阿帕奇’直升机像个卖弄风骚的女人,那么F-16战斗机简直就是粗暴狂野的大汉了。它给人的震撼是那样强烈和猝不及防,令人不由得从心底里感到惊惧和恐怖。”字汉在文中提道。这段话的背景,是在2001年5月,以色列决定动用F-16战斗机轰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作为对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报复。当时我国大使馆已经预料到以色列会有所动作,但万万没想到以色列竟会动用顶级的战斗机轰炸。当晚8点,一枚导弹落在附近,正在吃晚饭的使馆人员感到“震得心口隐隐作痛”。

即便在战火中,使馆人员仍要有条不紊地完成外交工作。字汉回忆道,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危险事件,是上级决定将驻扎加沙的中方人员暂时撤到以色列境内。但到了边境线,巴勒斯坦方面的士兵就告诉他们,埃雷兹检查站已经关闭,别说过关,就是过巴以之间的隔离带,以色列士兵都会毫不客气地开枪射击。“最后直到惊动了以色列内阁,检查站才得到指示,准许外交官通过,但非外交人员仍不得进入以色列。”

这次严厉的禁令,并非源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自身的摩擦,而是一个更大的国际事件的投影。那就是2001年9月,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了。



“9·11”之后的世界

外交经历不全是庆典和荣耀，有时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涌连连，有时则是兵戎相见，战火硝烟。有时历史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完全不能预料。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15分，《世界博览》特约作者车耳准时来到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南楼22层的办公室。后来，他在文章中记载：“听到‘轰’的一声，就像汽车相撞，却没有汽车喇叭的尖叫。”当时，第一架飞机冲进了对面北楼90多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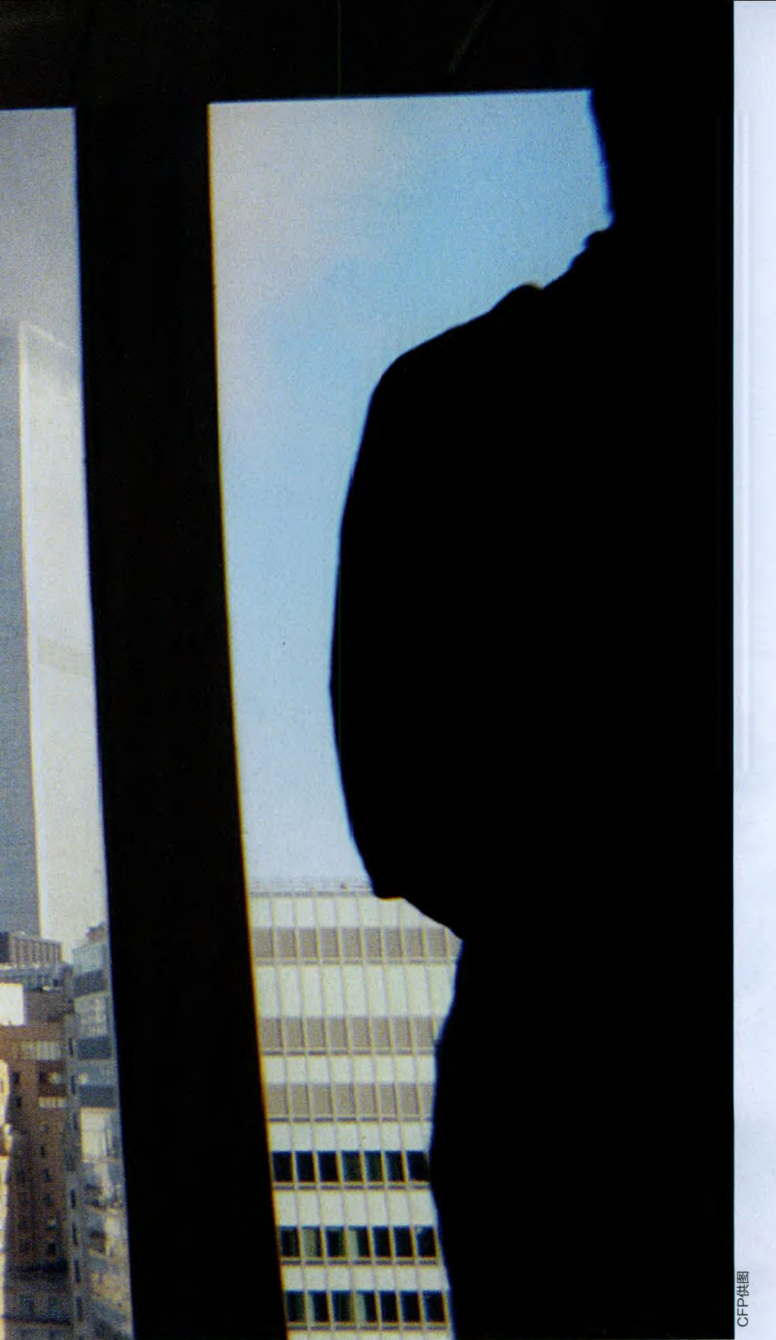
“窗外纸片似雪片纷飞，还夹着火球，从100多层落下后还在燃烧。”在2001年11期的《我从世贸大楼逃生》中，车耳写道。他幸运地乘坐电梯来到底层，由

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鬼使神差地跑上了二楼大厅，直到警卫发出警告，说“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时，才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就在这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这是第二架飞机撞到我的头顶上70多层。这架波音767飞机从南侧把大楼撞出砍刀形大洞，机身一部分穿出大楼坠落。巨响后，大楼抖动了一下，又恢复平静，但浓烟从电梯口扑来。”（2001年11期《我从世贸大楼逃生》）

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世界政治的格局开始围绕“反恐主义”运转。

而半年后，幸存者车耳回忆起高楼摩厦瞬间化为断壁残垣的一刻和后来的生活，坦然道出一声“无恨”。因纽约这个昔日喧嚣又冷漠的城市在出事后的迅速反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遭遇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熊熊大火映在对面大楼的窗子上，格外惨烈惊心。

CFP供图

应和温情救助而对这个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的城市无恨，因肇事者背后背负的仇恨和视死如归的义无反顾而对他们无恨。俗语有云弱国无外交，但强国如美国，显然早就忘记了外交非霸权，如果美国在国际上也能同其国内一样保护多元文化，有容乃大，或许历史会有改观。

作为一个在美国谋生的中国人，车耳也切身体会到了美国后“9·11”的人间百态的变化。

“布什在‘9·11’之后的第一次国会演讲中警告世界：没有其他选择，要么与美国人站在一起，要么就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而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就会得到和恐怖分子同样的下场。这让我又一次对这种‘非敌即友’、无中立余地的美国式思维方式感到悲哀。我想

我又一次对这种“非敌即友”、无中立余地的美国式思维方式感到悲哀。我想起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说过的话，他告诫人们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我必须和这些王八蛋活在这个世界上。”

起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说过的话，他告诫人们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话是：‘我必须和这些王八蛋活在这个世界上。’”（2002年第1期《幸存者无恨》）

有人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抗争中的两极不同的立场，去和被这种抗争牵连的无辜者站在一起。

2001年9月19日，“9·11”事件爆发后八天，新华社记者刘卫兵被调至美国反恐前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赴阿富汗战争前线采访的摄影记者第一人。战地上他用镜头记录点滴。归国后，对这段经历久久不能平复的他用笔注解了这战场背后的见闻。

阿富汗这块硝烟之地是不允许记者进入的，所以刘卫兵改变了报道方向，将目标转向了白沙瓦的难民营。这片难民营形成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十年的战争让当时约四分之一的阿富汗人离乡背井、沦为难民。而且这所难民营的重要之处在于，当地人相信里面藏匿着不少当年抗苏的“圣战者”和塔利班战士。

刘卫兵和他的搭档，新华社驻伊斯兰堡记者孙浩，走访了两个难民营——山姆山通难民营和扎卢扎伊难民营。里面男女老幼倍受贫困折磨的生存状况令人心酸不已。但是，通过当地朋友得知，这些得以进入难民营的阿富汗人在家乡都不是穷人。必须是有一定人脉关系或钱财的人才能通过疏通和贿赂边检人员逃出阿富汗。

“真正的穷人只能呆在家里，等着轰炸！”一位刚从喀布尔逃出的难民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已习以为常。

难民营绝不是高枕无忧的地方，巴阿两国政府为了救助的权责问题只开空头支票，少有实际行动，联合国的救助也是杯水车薪。青壮年男子逃过了充军，还是要离开家人外出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幼及妇女，他们忙着用棉花纺线，一部分拿出去变卖，一部分留下织布成衣，准备过冬。难民生活的蹉跎让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而且十分显老。

除了关注难民营，刘卫兵和孙浩还交了几个本地朋友，并去他们家里做客和采访。这几个虽然有贫有富，



东方IC供图

但都脱离了难民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们当中生活仍旧很困难的希望可以到中国来挣钱养家，家境好一些的则计划去西方国家；有的人对现状颇为满意，还有的热血男儿希望在战乱平息后回到阿富汗从政，拯救祖国。（2002年7月《奔波在战场边缘》）

进入国会山

作为2001年后反恐格局的主导者，美国的强势地位从未如此受到关注和质疑。“9·11”后为了高速运转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大地域的战争机器，美国亦遭遇了自越战以来最为头痛的国会斗争。

丁孝文于1998年3月被派到美国大使馆常驻，负责国会工作。他在呈现给《世界博览》读者的系列作品《走进国会山》（2001年）中记录了驻美近3年来他所认识的美国国会，讲述了美国如何制定自己的国法家规。

国会，顾名思义就是开国家级会议，讨论议员们提出的议案。议案是立法的第一步。美国国会分参、众两议院。参议院的议员多是些位高权重的长者，众议院里则是相对年轻的抱负青年。美国议院每年要处理几千甚至上万的议案，而平均每个法律的形成要经过100道关，最终经过层层讨论成为法律的只有5%。国会几乎没有对议院提案做出任何限制是导致议案量大的主要原因。议案的数量大，内容也五花八门：大到对政府大政方针的不满，小到给邮局改名；严肃到修改宪法，随便到对亲友去世表示哀悼。

除了立法，国会还管钱。因为议员代表民众，所以国会掌握拨款权是“宪法给人民的直接代表所能装备的最完备、最有效的武器，用以纠正每一项冤屈，用以贯彻每一项正确和有益的法律”。

宪法起草人麦迪逊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大概忘了考



虑这些代表们还代表各个利益集团，这也就导致拨款会有人为的倾向性，从而让拨款成为利好局部利益的“猪肉桶”。“9·11”事件后，他们组织了百万人联合行动，针对“打击恐怖分子，保卫国土安全”的呼声，提出了“反对政府浪费，维护财政安全”的口号。奥巴马上台后，“9·11”的影响逐渐淡去，华尔街的说客们又成为国会代表的常客。

在国会的这些口舌之争和政党争执中，世界在反恐的名义下运转了整整10年，直到2011年5月，本·拉登终于被美军击毙。

阿拉伯的新局面

2011年年关前后，北非阿拉伯国家突尼斯发生街头骚乱，在此后的整整一年中演变为覆盖整个北非和西亚的运动。从今年1月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下台，到10

左：美国国会大厦——美国的每一条法律和拨款决议都在这里诞生
中：2005年萨达姆在法庭上为自己激烈辩护

右上：战地记者在报道巴以冲突时受伤

右下：萨达姆在任伊拉克总统期间，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因此引起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挑起了中东十余年的战乱。

月利比亚前最高领导人卡扎菲身亡，运动以最快的速度席卷阿拉伯各国。美国、北约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恩怨，在本·拉登死后，迅速取代“9·11”政治，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

《世界博览》的特约记者们在今年3月北非各国运动的风口浪尖走访了发生运动的国家，关注大动荡后的民生百态。

在过去的400期中，《世界博览》将这些记忆中的或是即时发生的事情忠实地转达给读者，打开了一扇博览世界的窗口。现在，世界仍在变化，我们的关注也仍在继续。■



作为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是位个性突出的传奇人物，他外表强悍粗鲁，参与了以色列几乎所有战争，曾被称为“大棒小子”。《世界博览》刊登过数篇关于他的报道，多位特约记者都曾同他有过深入的接触。